

摩洛哥军事近代化改革初探

高天宜¹ 王三义²

(1. 山西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 山西 太原 030006; 2. 上海大学 文学院, 上海 200444)

摘 要 摩洛哥素丹在法国入侵阿尔及利亚时政治上判断的失误, 最终导致国内瓦达亚起义, 并直接使摩洛哥旧军事制度瓦达亚骑兵制度瓦解。而在伊斯利和得土安惨败之后, 仿照欧洲的方法, 对新军阿斯卡尼扎米制度进行军队近代化改革, 便成了摩洛哥军事改革的核心目标。由于改革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摩洛哥国家组织结构, 摩洛哥军事近代化改革最终以失败而告终。

关键词 摩洛哥 瓦达亚骑兵制度 阿斯卡尼扎米制度 军事近代化改革

DOI:10.13514/j.cnki.cn14-1186/k.2015.06.007

从 17 世纪中叶开始, 欧洲开始以缓慢而稳健的步伐朝着“近代化”的方向前进。这场变革始于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以及随即发生的工业革命, 到 19 世纪中期时, 随着资本主义制度在欧洲最终确立, 欧洲率先完成了近代化道路。对于欧洲国家而言, 迈上近代化的道路意味着开始走在世界的前列, 而对于落后的亚非国家而言, 尤其是国家陷入严重危机的摩洛哥而言, 必须摒弃以往闭关自守的做法, 转而学习西方先进的技术与理念, 走上近代化之路, 才能摆脱被西方奴役的命运。

旧军事制度的瓦解

瓦达亚(Wadaya)骑兵是 17 世纪由摩洛哥素丹伊斯美尔创建, 他们是国家的吉什(Gish, 常备军), 其士兵来源于自由民, 驻防在非斯。在苏莱曼素丹统治时期, 军队变得越来越桀骜不驯, 而且藐视改革政策。例如 1816 年, 仅因为在梅克内斯会更多的受到素丹监视, 瓦达亚便拒绝从非斯到梅克内斯换防。

1830 年法国在阿尔及利亚附近的西迪·弗鲁奇(Sidi Ferouch)登陆, 对于摩洛哥而言, 这标志着一个新阶段的开始。因为这一地区对摩洛哥非常重要, 究其原因主要有三点: 一是摩洛哥和阿尔及利亚贸易交流频繁, 尤其是经特莱姆森而联结非斯和奥兰的贸易走廊; 二是双方的跨境宗教联系非常密切, 以摩洛哥为基地的苏菲道堂, 在阿尔及利亚西部有很多重要的扎维亚, 为他们提供了稳定的收入; 三是随着法国军队深入内地, 阿尔及利亚西部奥兰省的部落转而向摩洛哥寻求支援^{[1](P14)}。

更为重要的是, 阿尔及利亚西部的主权并不明确, 在摩洛哥新素丹阿卜德·拉赫曼(Abd al-Rahman)看

作者简介: 高天宜(1990—), 男, 山西太原人, 山西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硕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为世界近现代史。

王三义(1968—), 男, 甘肃清水县人, 世界史博士, 上海大学文学院历史系教授, 主要从事世界近现代史、中东史研究。

[1] 苏珊·吉尔森·米勒, 刘云译, 《摩洛哥史》[M], 东方出版社, 2015。

来,向其派出的援助行动是一个重新塑造自己政治形象的好机会。于是在1830年的夏天,阿卜德·拉赫曼将自己刻画成“穆斯林保护者”的角色,接受了大量已经抵达摩洛哥境内丹吉和得土安的阿尔及利亚难民,并责令当地总督为难民们安排住房和新的工作。摩洛哥素丹开始缓慢而从容地重建自己的威望,意图在阿尔及利亚西部取代奥斯曼土耳其人留下的影响。

但是很快,摩洛哥素丹便发现自己处于进退两难的地步。1830年10月,阿卜德·拉赫曼向特莱姆森城运输了大量物资,并派遣了5000名由骑兵和步兵组成的机动部队。然而在到达特莱姆森城的时候,当地土耳其的守军依然斗志昂扬,拒绝从城内撤出。1831年3月,摩洛哥士气受挫,军纪松弛,导致其在特莱姆森城街头胡作非为,抢劫和内讪事件经常发生。素丹被迫下令撤退的同时,也表明他以阿尔及利亚危机为资本,意图改变自己政治命运的计划彻底失败。

正是素丹在阿尔及利亚惨败成为1831年瓦达亚公开起义的导火索。自素丹在阿尔及利亚的冒险失败之后,他的地位就大不如前。从特莱姆森的撤出急剧降低了他的声望。然而,瓦达亚以素丹屈辱性的失败为借口,向他的统治发起挑战。在阿尔及利亚惨败之前,瓦达亚的声誉已经不佳,在对阿尔及利亚的战争中,他们在战场上是“缺乏秩序和纪律而混乱的乌合之众”,并且参与了对特莱姆森城的掠夺。

起义从摩洛哥北部开始,迅速蔓延到全国各地,升级为一场威胁政府统治基础的危机。阿卜德·拉赫曼试图从非斯逃到梅克内斯寻求庇护,但在半路遭到了起义部队的阻击,被迫返回非斯,并被当成囚犯软禁在宫中。但在随后的几个月里,素丹设法从非斯逃脱,并成功地逃到了梅克内斯,在当地的部落中招兵买马,逐渐重建了自己的军队。他率领这支新建的军队进攻非斯,经过40天的战斗,最终迫使瓦达亚投降。从素丹伊斯梅尔时代开始,将瓦达亚与素丹绑在一起,相互忠诚与尊敬的纽带被彻底斩断了。

1834年,瓦达亚起义结束,但持续的危机暴露出了近两个世纪以来摩洛哥没有任何变化的军事制度的根本弱点:训练水平低;军事费用长期不足;军队桀骜不驯,反对中央的控制。而这次瓦达亚起义事件之后,瓦达亚制度被打破,虽然这只是改革计划迈出的小小一步,但却预示着摩洛哥接下来的军事近代化改革。

军事近代化改革

1844年8月,法国军队在乌季达东北的伊斯利河畔与阿卜德·拉赫曼的未来的继承人西迪·穆罕默德(Sidi Muhammad)进行了一场决定性的战斗。摩洛哥军队采用古老的战斗方法,“排列成一眼望不到边的队列”进入战斗。尽管摩洛哥的军队在人数上占据巨大优势,却无法抵挡纪律严明且装备精良的法国军队。历史学家纳西利宣称,“这是一个巨大的灾难和巨大的不幸,类似的事情摩洛哥以前从未经历过”。同16世纪乌迪·马赫津(Qued al-Makhazin)的“三王之战”形成鲜明对比,伊斯利的惨败被广泛解释为一个末日事件,它标志着伊斯兰教与上升的西方相比,其命运已经发生了变化^{[1](P21)}。

1859年末,西班牙和摩洛哥在得土安(Tetuan)附近发生战争,在三个月的时间里,面对组织装备良好的西班牙人,摩洛哥军队再次惨败。素丹阿卜德·拉赫曼在这场战役之前突然去世,而他的继承者西迪·穆罕默德(穆罕默德四世)在相继经历了伊斯利战役和得土安战役的失败后,决心为摩洛哥确定新的发展方针,虽

[1] 苏珊·吉尔森·米勒.刘云译.摩洛哥史[M].东方出版社,2015.

然改革在最初的时候缓慢而无力,但他依然坚定的推广改革政策。由于军事方面的失利最为直接和致命,所以在改革过程中,军事改革尤为重要,按照欧洲的方法进行军队近代化是政府在伊斯利和得土安惨败之后的核心目标。其中最重要的便是摩洛哥新军——阿斯卡尼扎米制度的变革^{[1](P237-245)}。

1.建立阿斯卡尼扎米。1845年素丹阿卜德·拉赫曼为创建阿斯卡尼扎米而设立第一批泰博(tabor)这一营级单位的时候,摩洛哥原有的吉什虽然并没有变动,但摩洛哥新军和旧近卫军之间仍然有很多差异。首先,军队和军事单位有了全新的命名系统,这些新式名称通常来自奥斯曼帝国和埃及的军事手册;其次,军人的外表焕然一新,他们穿着欧洲风格的制服,佩戴着英格兰燧发步枪;最后,新军在完全能够复制法国人在伊斯利战役中曾经所展现的集中火力的战术。但是实际上,新军并没有想象中的发展壮大起来。1859年,摩洛哥军队被西班牙军队在得土安击败时,阿斯卡尼扎米还仍然是混乱无序的正规军中一支微不足道的部队。

2.在训练方面确立尼扎姆(nizam)制度。尼扎姆这个词在摩洛哥意味着合理的指挥系统,装备精良的步兵和近代化的炮兵,教育军队有铁的纪律并在战场上作战,而不是追求个人英雄主义。因为欧洲是近代武器的来源并且要聘请外国军事顾问进行指导,所以它意味着要与欧洲保持更密切的关系。当然,军事改革的另一个方面是派遣学生到西方学习,作为获取训练和指挥方面新方法的一种手段^{[2](519-612)}。

3.穆罕默德对阿斯卡尼扎米的改革。穆罕默德四世同他的父亲阿卜德·拉赫曼相比,是一位坚定的改革家。建立阿斯卡尼扎米最初的目的是将它作为提高国家防卫能力的一种手段,使其更具有“国家化”。首先,他重组了新军阿斯卡尼扎米,用马拉喀什兵工厂提供的最新式武器武装这支队伍,军队在理论上按照标准化的模式,以500为一个团(regiment),100人为一个营(company),50人为一个连(group),并且加以正规化的训练;其次,他创建了等同于国防大臣的一个大臣职位去监督军务;同时,他通过定期向社会每一个阶层征召新兵,从而扩充了军队的兵源,并扩大了军队的社会基础^{[3](P155)}。

4.哈桑一世(Hassan I)的军事改革。1873年,素丹穆罕默德四世离世,他最喜欢的儿子哈桑一世即位,标志着摩洛哥治国方略新时代的开始。哈桑一世继续扩大由他父亲发起的军事改革,在他位期间,主要目的是提高军队的职业化,阿斯卡尼扎米也扩大到了2.5万人的空前规模^{[4](P48)}。

根据法国人夏尔·安德雷·朱利安的记载:“哈桑一世是最后一代的摩洛哥大素丹。他和他的祖先伊斯梅尔一样是一个权迷,但没有伊斯梅尔那样放肆和残酷。他的传统观念很深,反对一切外来的影响,是个军人和宗教领袖。他的对外政策是排出一切外来干涉和尽可能长期地不让摩洛哥与基督教世界发生问题接触,然而军人气质在他身上占了上风,他为了提高自己军队的质量,不惜借助于能干的欧洲人。他曾同意苏格兰人麦克·利恩来军队任职,请他训练一支土著模范军队。法国军事使团就是在他的统治下建立的。”^{[5](P142-145)}

[1]A.EI Moudden,“Looking Eastward: Some Moroccan Tentative Military Reforms with Turkish Assistance(18th Early 20th Centuries),”Maghreb Review 19(1994).

[2]A.K.Bennison,“The ‘New Order’ and Islamic Order: The Introduction of the Nizami Army in the Western Maghrib and Its Legitimation,1830-1873,”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iddle East Studies 36(2004).

[3]J.C.Hurewitz,“The Beginnings of Military Modernization in the Middle East: A Comparative Analysis”, Middle East Journal, Vol.22, No.2(Spring,1968).

[4]苏珊·吉尔森·米勒.刘云译.摩洛哥史[M].东方出版社,2015.

[5]夏尔·安德雷·朱利安.上海外国语学院法语系翻译组译.摩洛哥史[M].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

军事近代化改革的影响

几个世纪以来,摩洛哥军队一直以职业军人为核心。而从阿卜德·拉赫曼第一次试探性地建立新军——阿斯卡尼扎米的努力开始,直到1912年法国实施殖民统治,素丹一直想建设一支近代化军队,使其可以内惩国贼、外御强敌。摩洛哥的军事近代化改革也带来了诸多影响:

1. 多年的军事改革客观上加强了摩洛哥素丹的王权。哈桑一世建立新式军队的目的,不仅仅为了加强摩洛哥抵抗外国侵略的力量,更重要的是稳固自己的王权,镇压不服从素丹统治的地方部落势力。由于一方面随着从西方涌入的思想方面的挑战,另一方面受到大众的顽固性抵抗和不同精英群体的不认同,改革时代的素丹没有任何回旋的余地,任何侵犯其特权的行为都不会被容忍,虽然素丹意图通过更加精良的武器以及先进的训练方法建立一支抵抗侵略的近代化军队,但最终还是把军队更多的为王权所服务。例如,哈桑一世会讨伐塔德拉地区的一些部落,巩固特鲁丹特城,创建提兹尼特城,惩罚扎伊尔人——洗劫他们的收获物,掠夺他们的天穆村^[1](P413)]。正是哈桑一世,凭借其个人坚强的个性保持了国家的统一,并增强了国家的凝聚力。但随着1894年哈桑一世的离世,摩洛哥政体中固有的离心倾向再度出现。

2. 摩洛哥军事近代化改革加速了国家政治、文化方面的变革。由于摩洛哥的军事近代化改革还仅仅是“军队的西方化”,除了兵源,几乎全部从西方移植,如果没有殷实的基础、必要的官员和技术人员的培训,军事改革显然无法进行下去,经济、政治以及文化教育的改革便由此应运而生^[2](P33)]。从政治上来看,尽管国家财政长期不足,素丹穆罕默德四世和哈桑一世还是以坦齐马特的官僚机构创新为蓝本,推出了结构性改革措施,包括世纪末进行的国家机构的科层化,设置了金融、国防、司法、外交等特定的大臣职务^[3](P39)]。从文化教育上来看,哈桑一世在1888年建立了第一所高等工程师学校,强调要发展兴办民族教育事业。这所高等院校主要培养国家急需的军事和工程之类的专业人才,改变了以往传统宗教教育所培养的脱离实际且不能满足国家现实所需的人。学校对优秀的学生进行选拔考核,合格的学生将会派遣到欧洲进一步学习西方列强的近代化科学技术。而此类高等院校的建立标志着摩洛哥本土世俗化高等教育萌芽的开始^[4](P65)]。所以客观上来讲,摩洛哥的这次军事近代化改革加快摩洛哥旧社会制度瓦解的速度,是摩洛哥历史上近代化的起点。

“欧洲人并非因为他们拥有天赋优越性才征服了非洲,他们征服了非洲实际上是因为他们在那个时期是唯一掌握了工业所创造的工具和武器的人。他们对工业生产的垄断武器一旦被打破,殖民主义也就被抛弃了”^[4](P65)]。但是从实际情况上看,摩洛哥在军事方面同西方相比仍然有着巨大的鸿沟。即便素丹愿意通过购买西方的先进科技,引进西方的训练方式,使自己的军队步入近代化轨迹,但摩洛哥自身新兴阶层的弱小,没有办法利用先进的技术改变其社会经济结构。在传统的封建王权体系下,军事近代化方面的改革很难奏效,摩洛哥并没有完全从其落后的部落式军事方式中走出来。素丹没能找到引领摩洛哥社会前进的办法。最后的结果是,摩洛哥的军事近代化改革并没有阻止欧洲的侵略,也没有增强国家抵御欧洲干预的能力。

(责编:樊誉)

[1] 马塞尔·佩鲁尔.上海师范大学《马格里布通史》翻译组译.马格里布通史——从古代到今天的摩洛哥、阿尔及利亚、突尼斯[M].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

[2] 陈晓红,突尼斯、摩洛哥近代化改革初探.西亚非洲,1992,(2).

[3] 苏珊·吉尔森·米勒.刘云译.摩洛哥史[M].东方出版社,2015.

[4] 肖克.列国志—摩洛哥[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4).